新晚报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八日

鳥穀布 儀明賁

聲樂學習並無捷徑可循

——上海、北京、廣州唱之三

往返上海、北京和廣州之間，我們除了舉行「聯合演唱會」，和音樂界前輩，同學們交流觀摩以及探訪多年不見的親友之外，當時正逢上海舉行「全國高等音樂院校學生聲樂比賽」（此項比賽已於去年十二月四日在本專欄中有詳文報道），我們正好趕上聽了聲樂比賽之後的「獲獎者音樂會」，同時，「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和「廣州音專」也為我們特地安排了他們聲樂系和歌劇系的學生演唱會。

無論參加比賽的獲獎者，或者是聲樂系和歌劇系的青年歌唱家們的演唱都十分認真，據說他們大部分是各音樂院校聲樂系重點培養的就讀二年級班上的學生；為了提高中國的聲樂水平，並且希望和國際的聲樂標準相比，他們平時學習目標和音樂會裏的演唱曲目都集中在中國作品和西洋的歌劇選曲方面。年青的歌唱家們都具有天賦的歌喉和良好的基本發聲技巧，證明「四人幫」倒台之後的短短幾年中，聲樂教學已經恢復正常，並且有規律而科學化地上了正軌；不過，聲樂學習必須長期勤學苦練，沒有捷徑，中國歌曲是我們自己的音樂固然是必修的科目，但相信尤其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如何引導年青輩的歌唱家們對各類聲樂作品具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不單為追求眼前的讚賞和榮譽，局限於學習華麗而富於戲劇效果的歌劇咏嘆調，而是全面性培養他們的音樂修養。

青年歌唱家們的演唱之外，還聽了廣州「羊城音樂花會」中的「廣州歌舞團音樂會」、「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部隊——空軍文工團、戰士歌舞團音樂會」和「廣東歌舞團輕音樂專場」中極小部份的節目。「廣東歌舞團輕音樂」專場中帶有强烈節奏的流行音樂，通過擴音器，歌聲響震天，我和林祥園、陳供生忽忽趕去為了想聽著名男高音羅榮鉅的演唱，可惜到的時候他已經唱完。至於「廣東歌舞團音樂會」和「空軍文工團、戰士歌舞團音樂會」的內容則是融古典、流行中外樂曲於一爐，也許應該稱它為綜合性的「娛樂晚會」更適合；節目中包括了多位歌唱家選唱的西洋古典藝術歌曲和歌劇選曲、中國戲曲形式的民歌演唱、中國民樂和西洋管弦樂隊的演奏以及化了粧，又搖又擺的男歌手所唱的流行歌曲等等。

「羊城音樂花會」連續舉行十五天，雲集全國音樂專業工作者，每晚的音樂會或其他演出總共有廿五場之多，我們由於時間所限，未能盡窺全豹，不過就以所聽的數場演出而言，演出中除了一小部份是「古典音樂」的節目，「流行音樂」佔了極重的份量，由於節目安排凌亂，聽衆品味不同，場內氣氛散漫，極多遲到或中途隨意離座的聽衆。經過十年浩劫，樣板戲、教條式的革命歌曲之後，時代曲錄音帶首先被帶入廣州、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許多年青人接觸到以往從未接觸過的旋律和節奏，立即瘋狂的對它們着了迷，覺得這些音樂是如此的新鮮和富有刺激。「流行音樂」風行一時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但這畢竟是商業社會的產物，「它」是否值得被鄭重其事的去推廣？如果主辦當局認為「流行音樂」一定有它存在的客觀因素的話，至少應該把它們和「古典音樂」分場演出，因為，「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在基本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音樂啊！